



經濟類編卷一百

明北海馮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雜言類二

雜言三則

管仲戒章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

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遂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 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

劉安人間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

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
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
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

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
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
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
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
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
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
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
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
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
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

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
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
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
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旣勝晉於河
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
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
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機人
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
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
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

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綏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麗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

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歟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顒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出之者

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

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温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

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唬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唬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傳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

况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事或奪

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

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
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
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
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
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
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
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
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
也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
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

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
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
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
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
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
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
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
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
吞天下而已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
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

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
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
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
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
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
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
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
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
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
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

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
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
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
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
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
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
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
深不可測也 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
以忤其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黉將爲室問匠人匠人

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
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黜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
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
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岫然善也而後果敗
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
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
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
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
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
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

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
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
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
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
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
近或近之而遠 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
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
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
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
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

予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
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
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
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
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䟽無害子曰
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
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
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
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
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

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
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
行也 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
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奈何咎犯曰
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
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
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
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
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
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

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計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

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群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

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穡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

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

戰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
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
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
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
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
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
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
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
勞之三宰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
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

之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
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
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
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
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殺

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
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
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
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
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

踐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

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故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惠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

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噐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 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

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

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

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以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剗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

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在屨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荆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曾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而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讚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伐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

棘楚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
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蟲蝨走
牛羊此之謂也 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
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
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骍脇使
之袒而捕魚鼈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
皆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
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
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鼈負羈之言則
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

弗能爲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
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
動而絙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
而鑿池披裘而用箒也且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
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墻之壞也於
隙劍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
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熟投卮
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
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
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

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篋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臆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

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經於山中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

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王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罽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捲而至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修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以亡

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二不祥，西益宅不與馬，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

經齊頌類編卷一百

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蒞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

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

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

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
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
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
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
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
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
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
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
贖之衛國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
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
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而輕敵莊公
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
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
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
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於樾下
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
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
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
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
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楚

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
者也 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
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
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
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
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
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
能止魯君聞之撤鍾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
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
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
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
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
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
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
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
也太宰嚭曰子馬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
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
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
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
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今

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不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

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擲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 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

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公侈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莞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

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蹠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憐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

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
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
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
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
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
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
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
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
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詮言訓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

一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
以類別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
而爲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
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
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
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
也聖人不以名尸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
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
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
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

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
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
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无形藏迹於無
爲王子慶忌死於劔羿死於桃楸子路殖於衛蘇秦
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
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
豹之彊來射蝮豸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
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
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
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
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
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
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有枉已而能以正
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
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
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
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
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
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
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

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馬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况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

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秦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

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懇草者后稷也决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已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伎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歎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骸隨其後向不怒而

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盜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禍之至

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者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已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到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殺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盜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備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

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
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
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
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
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
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
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
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
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
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

者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
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
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已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
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
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
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
敝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
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
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
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

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
已焉則免於累矣公孫龍粲於辭而留名鄧析巧辯
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修其理
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
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
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
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
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
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之
湯武之賢暴也湯武之

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
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
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
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
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
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
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
貨殫而欲不厭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
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緇錘以事人而無自
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

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
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斃死而民弗離則爲
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
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
不能想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
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
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
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
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
一身之身旣數旣變矣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

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
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
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
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
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
一人之力以圍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
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
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
數未之有也故好與求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
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

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殮非不贍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

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已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夏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崑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諂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

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已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也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

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更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巍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直已而足物不爲人贛用之者亦不受

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服不視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恠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

所屬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
豈加故爲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
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
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
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
欲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
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
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
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
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

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
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殺牖不收於前鍾
鼓不解於縣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不遑
啓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
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
能剥狗燒彘弗爲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
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
無害於爲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故
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

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
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
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
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
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
爭也兩人相鬪一羸在側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
鬪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
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
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闈行繆改終
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誦有福則喜有過則悔有

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負之中規方之中矩行
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甌
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
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
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
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
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
牀衽席弗能安也菰飯糲牛弗能甘也琴瑟鳴竿弗
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
之必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

而於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
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樂佚而憎勞心
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
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
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瘦而無漑於志故雖賤如貴
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
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軍多令則亂酒多
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
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
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

爵之間反生鬪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
之敗也詩之失僻樂之夫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
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
名者以勝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
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
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
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
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
其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藟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
魚之先秦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

王_之先_來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
應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
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
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
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
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
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
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遶而求合時之去
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遂不曰我
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

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

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

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茫亦遠矣自死而天

淵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

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爲龜憂

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

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

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祈求故不伐其

功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

自天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

為自 其情故知道者不

一 葬其野於曠野之中祀鬼神於

也故神則則形從形勝則神察

所謂之太冲

經 系 頭 編 卷 一 百 終



王

葬其

為自

圖